

小说散文集

月下美人

老董
主编

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出版

小说散文集

月下美人

主 编 老 董

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

一九九三年五月

絮言

吟喻

(一)

有人说，生活是一片霞；也有人说，生活是一层纱。

然而，我们的作者却说，生活是一块土；生活是一束花。

因为，他们深谙“源于、高于”的真谛，流连于万象之际，沉吟于视听之区，应物斯感，思与境偕，在生活的沃土中，精心培植了这束艺术之花。

读着这个集子，令人有如见其人、如与其事、如历其境之感，能充分领略神光山的韵味、宁江河的情怀、齐昌人的境界……可以说，这是折射神光的花束。

(二)

白居易说，文章合为时而著，诗歌合为事而作。

社会生活，犹如一只万花筒。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：云霞雕色，舞姿婆娑，英雄驰骋……

这个集子，从各个侧面表现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，但是，更多的却是把笔触投向了时代精神，热情地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。在这里，人们自然可以聆听到改革的巨大

足音和建设者生命的律动！

突出的“主旋律”与美妙的“和声”，构成了雄浑而和谐
的交响乐章……

（三）

寓意深远的小说、恬淡幽深的散文，较之其他文学样式，
更适合揭示广阔的社会生活。

这个小说散文集，在刻画人物、叙述故事、描绘环境、
表达情感诸方面，都具有自己的特色：小中见大，平中见
奇。

（四）

曹丕说，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

我们深切地期待，“文化之乡”应有更多的作者，在生
活之树上，采摘常青的枝叶，去编织新时期的文艺花环。

目 录

- 月下美人……………吟 喻 (1)
- 有一片麻栎林……………廖维康 (4)
- 茶乡散记……………曾 强 (18)
- 赏灯暖灯……………廖贻谋 (21)
- 绿色的魂……………黄召晖 (25)
- 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刻里……………刘思汉 (34)
- 路……………温月梅 (36)
- 硬气伯刁景昌……………朱伟杰 (39)
- 散文二则……………刘裕平 (55)
- “先行官”的足音……………罗健雄 (58)
- 山村之恋……………王建东 (65)
- 秀娟的选择……………李启新 (68)
- “圆面”的梦……………罗青山 (71)
- 丹青笔下有文采……………李炯青 (84)
- 氛 围……………陈秋坚 (87)
- 末班车……………张建芹 (89)
- 秋 声……………谢向余 (92)
- 被忽视的感情……………罗丽珠 (94)
- 小店春风……………刘乐群 (97)

藏在盒中的思念·····	陈 蕾	(104)
丑小宝·····	李启新	(110)
古柏树下·····	张长兴	(115)
啊！我那橄榄绿的梦（外两则）·····	罗玉宏	(120)
看对象·····	曾宪培	(126)
“待遇问题”·····	罗维金	(131)
发生在肉菜市场的故事·····	陈昌仁	(135)
童年·小河·····	罗昱燕	(143)
香饵与鱼·····	李道谦	(145)
古 墙·····	陈炳祥	(148)
龙眼浅唱·····	刁伟生	(163)
扎根故土二十载，山乡风情入画中		
——记著名画家罗昌明·····	陈冰清 陈其伟	(166)
学宫新姿·····	邓 杰	(170)
月儿更明了·····	何 玲	(172)
甜水河风波·····	罗祖宁	(178)
小车的“学问”·····	谢利兰	(191)
浴 变·····	吴翠萍	(193)
过 年·····	罗维金	(201)
桃花盛开的地方·····	张长兴	(205)
正午的阳光·····	张建声	(208)
顺发叔与六吉娘·····	陈秋坚	(211)
铺 路·····	刘乐群	(214)
小鸡遇险记·····	李道谦	(216)
苦楝·苦恋·····	刘思汉	(230)
进口药·····	王建东	(233)

- 远逝的故事·····谢向余(235)
- 女人·女孩·女婴(外一章)·····史任 思梅(238)
- 落凤坡下·····陈炳祥(243)
- 小浩浩·····黄小华(246)
- 鸳鸯花瓶·····罗丽珠(251)
- 小学老师·····温月梅(254)
- 从前有座山·····张 帆(258)
- 张发财破财记·····邹新茂(261)
- 虚 惊·····曾宪培(265)
- 山那边的钟声·····廖维康(271)
- “小将”的台属关系·····廖貽谋(279)
- 一个无高不攀登的人
——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香港区
记者陈宜浩·····陈其伟(282)
- 中秋明月照歌台
——梅县地区中秋赛歌会散记·····张雪伦(289)
- 春风美人·····吟 喻(300)
- 后 记·····老 董(302)

月下美人

吟 喻

我爱月下美人。

这美人，不是拜月的貂蝉，也不是待月的莺莺，而是奔月嫦娥的妹妹，对月的昙花。

我爱她，是因为她有绝世芳容。

她，既有貂蝉的明朗、妩媚，也有莺莺的恬淡、娴静，更有嫦娥的酒脱、秀逸，风姿绰约，楚楚动人；玉立琼瑶，素裹翡翠，婷婷然，袅袅然，飘飘然，凛凛然。溶溶月色之中，巧展轻柔，浅笑欲语，自有娇嗔之态，习习微风之下，俯仰自若，剑舞神奇，且具阳刚之美。

不知有多少个夜晚，我轻轻来到阳台，久久凝视着这位绝代佳人。姣好的脸容，宛若池面上那濯涟不妖的白莲；修长的颈项，如同芭蕾中那展翅欲飞的天鹅；英武的装束，恰似疆场上那驰骋纵横的巾帼。面对“影宜图画韵宜诗”的天生丽质，我不禁意动神摇，如醉，如痴，如梦。一次，我情潮如涌，不觉在她的香唇上狂放一吻，她却娇脸含嗔：“堂堂君子，如此失态，未免有掠美之嫌吧？”

我爱她，是因为她有脱俗芳骨。

她，如同圣洁女神，仙姿脱俗，偏爱静谧空灵夜色，

在神韵清幽的雅境中，情切切，意绵绵，暗暗寻觅着自己的如意郎君……我与她神交已久，不无妒意地问：“花容月貌为谁妍？”她只是美目流盼，淡然一笑，那神情仿佛在说：无可奉告……

她，含羞闺阁，粉颈低垂，不愿轻露倩影。多少年来，她总是以诚相劝红杏夭桃：切不可浓妆艳抹于白日，搔首弄姿于人前，招蜂引蝶，媚态可怜。她也谆谆告诫夜来香：万不能象夜间幽灵，香气浊人，引蛇入室。她最为推崇玫瑰的品行：笑靥迎人而娇躯带刺，洁身自爱，时刻警惕拈花圣手的不轨图谋……

我爱她，是因为她有玉壶芳心。

她，从不计较“昙花一现”的世俗偏见，矢志不改“昙花一献”的初衷；幽香远播，清气袭人，为辛勤劳作者催眠入梦。

她告诉我，小时候，她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为了驱逐黑暗，嫦娥冒着生命危险，偷吃灵药，飞往月宫，向人间撒播光明。她被嫦娥的壮举感动得潸然泪下，于是，远离美洲故土，几经辗转，来到华夏，与嫦娥结拜姐妹，同献“碧海青天夜夜心”……

一晚，我在灯下伏案写作，忽闻一阵清朗圆润之声伴随缕缕香气而来。我悄悄步出阳台，只见她临风抒怀，对月长吟：“……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我不愿败了她的诗兴，正待转身回房，忽见一幅香帕从她衣袖中轻轻掉落，拾起细看，上有几行笔迹娟秀的小字：

孔子曾云：“兰为王者香。”此论谬矣。吾友兰花，乃

造物主之杰作，大自然之精华，自当飞碧流美，香溢万家，岂可只为一人而私耶？

正当我凝神审视之际，不意帕中之字活脱跳动，顷刻化为光环，冲天而上，在巨大的夜幕上闪现八个大字：“一泓清水，心无私曲。”待我回过神来，只见她脸上流露出甜蜜、欣慰的笑意……

我知道，她默默地奉献，却从不炫耀自我，匆匆而来，飘忽而去，只给黎明留下嫣然一笑。我问：“‘一现’之讥，卿有何感？”她说：“德国美学家菲希尔说得好：美总是转瞬即逝的。”我又故意说：“红颜薄命，终是憾事。”她飞吻作答：“君不闻，‘蜡烛有心还惜别，替人垂泪到天明’？有心为人，何憾之有？”

我对她的爱恋中，既有神往，也有怅惘。我虽然不知道爱神维纳斯能否降临，但却深深感到了灵魂的力量：

亭亭玉立娇羞女，
一片芳心淡淡妆。
只恐夜来人不寐，
飘然月下送幽香。

有一片麻栎林

廖维康

看完戏从剧院回来，妻子仍然叨叨不休：“我才不信，王昭君千里迢迢嫁到匈奴，还那么好兴致？”

我淡淡笑了笑，说：“曹禺笔下的昭君，是通晓大义的好姑娘，为了民族友好……”

“我看她想当王后。”妻子不以为然地瞥我一眼，看来，她又要表示独有见地了，这或许便是她那从事考古工作的父亲的遗传，“爱情这东西，是感情的自然升华，而感情也要有物质基础。我就不信，一个有才华有教养的汉家女，会爱上一个素昧平生骑马射箭的异族男人。不说别的，就那风俗环境吃的住的，受得了？比如你是个老回回，一个劲儿给我涮羊肉，对不起，咱趁早‘拜拜’！笑啥？客观现实！”

我默然。并非妻子的话使我答无言辞，她那些偏激的见解往往是信口而出，连她自己也常常过后觉得幼稚可笑。然而，它却无端勾发了我的情思。我失眠了。往事，那已经渐渐淡忘的往事，一下子在脑海中清晰起来，我回到了屯垦戍边的那些年月，回到了那片遥远的麻栎林。

有一片麻栎林，在海南岛明净如镜的珠碧江畔。枝叶参

天跃鹭飞鸟，粗壮的躯干攀藤附萝，束束光柱把树林染得色彩斑斓，浓荫处突然闪出个扛枪横刀的黎族猎手……

“韦青，黎蛮子待天光拐骗了个大陆姑娘，是我们老乡。那姑娘哭哭啼啼，把个寨子闹翻天啦！”小应一阵风闯进门，气喘喘对我说。

“去，去哄那些穿开裆裤的娃娃们！”我冷笑一下，盯着他颇为滑稽的小眼睛。

“有假，我是猴子！”他把外衣往铺盖上重重一摔。反正谁都叫他机灵猴，他并不在乎。

可是，她来了。

“我哥的……女朋友从大陆来，看不惯咱寨子，你们是老乡，劝劝她好吗？”悒郁而仓皇，无忧无虑的神色荡然无存。

小应向我挤挤眼，悄声说：“不信我，也不信这‘苏州姑娘’？”

死猴头！好一个苏州姑娘——

麻栎林是热带原始雨林的残余，在连队与黎寨的交界地。刚到农场那个星期天，我和小应看见黎胞牧放的一群水牛，脖下木铃梆梆作响，便好奇地尾随在后面。走出连队，经过一段开阔的橡胶苗圃，在遮天蔽日的麻栎林走二十分钟，就到了黎寨。这里，茅屋泥舍在芭蕉槟榔掩映下鳞次栉比。黎家男女大都服饰乌黑，偌大寨子，连一件艳丽的彩裙都没发现。我俩大失所望，沮丧地回头。进了树林，认不得路，闯了半天出不去。小应恼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骂道：

“妈的，老子今晚就在这过夜！”眼看日近黄昏，我慌忙爬上树。“还不快上来，小心晚上喂了狗熊！”小应一听慌了，

忙上来选了个树丫骑下，哭丧着脸问我：“真的这样过夜？”我苦笑一声说：“向鲁滨逊看齐呗。”他心神不定往四周张望一会，喊起来：“不行！还是得走，狗熊也会爬树！”我一动不动地说：“总比树下安全。”“……妈的，鲁滨逊不知怕不怕狗熊？”他叹口气，沉默了。忽然，他那小眼睛倏忽一亮：“哎，听说黎族青年常到野外对情歌，说不定他们今晚就在这树下幽会！”“唔，你躺着作梦吧。”“嘻嘻，我才不作这种鬼梦呢。想来也好笑，我那时才一丁点儿大，看了电影《五朵金花》，竟暗暗发誓说，将来要找老婆，就找个少数民族姑娘。哈，上当啦！象这样又黑又土的姑娘，对不起，老子瞧都不瞧一眼！”“汪、汪、汪！”突然一阵狗吠。只见树下站着一位姑娘，大声喝住狗，用流利的普通话朝我们喊：“下来吧，小小林子都不敢闯，还是兵团战士呢！”我们喜出望外，忙下了树。这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丫头，晃着两条挺神气的齐肩辮，晰白如玉的脸上，扑闪着水晶般的大眼睛。“看什么！”她狠瞪我一眼，“往哪走？回农场带你们去苗圃，对情歌领你们上寨子！”小应脸刷地红了。姑娘不待回话，吆喝声狗，默默走到前面带路。出了林子，我向她致谢，她板着脸孔说：“谢什么，少说几句怪话好了！”我们狼狈得拔腿就跑，进了苗圃，又禁不住回过回头。她仍然站在那里，见我们回头，嫣然一笑闪进林中。“糟，忘了问她名字！”小应怔怔站着。我推他一把，嘲笑说：“怎么，想来个明年三月鹧鸪飞，麻栎林中找阿妹？”“扯那去了，总得感谢人家嘛。我看她不象黎族人——唔，不是！”“有何根据？”“那模样那语言，最主要的，她那气质！懂吗？”“得了，她不也穿一身难看的黑衣服？”他轻蔑地

瞟我一眼，道“那怎么能叫难看？换身绸的，简直就是苏州姑娘！”

“快走呀！”她蹙着眉，急得快哭了。

我和小应匆匆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去看看那位被拐骗的老乡。走出连队，小应突然止住脚步，抓着头皮笑了笑，眨眨眼说：“你哥高不高兴？我可有点……怕他。”

她将眼睛睁得滚圆，嚷了起来：“还记着呢，小气鬼！我哥说，是朋友，满屋木料随你拣，要是贼——不说了！”

好厉害的丫头！多难听，贼，可谁让我们真是“贼”呢？

麻栎林除了麻栎树，还是一个天然的动植物园。自那天林中奇遇后，小应有空就往那里去，摘野果啦、捡木耳啦、抓小鸟啦……这天中午，他扛把大锯，邀我去林中锯木，说要做个木箱。我揶揄道：“得了，上苏州就上苏州，找什么借口。”他呀呀红了半张脸。说实话，我也想再会会那姑娘，就跟他来到麻栎林。我们选了棵笔直的花梨木，坐下拉开了锯。小应放开破锣似的喉咙唱道：“大理三月好风光，蝴蝶泉边好梳妆……”正拉着，忽听响起唢呐，四五个黎族大汉把我们围住，呜哩哇啦脸红脖子粗。我俩停住锯，摇头表示听不懂。一位穿褪色军装的青年从林中闪出，肤色黧黑，身材精瘦，国字脸胡须连腮，目光鹰一样逼人。他用普通话质问我们：“哪团哪连的？光天化日跑来偷木材！”小应俏皮地反问：“树还没倒，算偷？”那人冷冷笑了声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回身吩咐同伴：“绑起来带回寨子。”我吓得浑身哆嗦：“对、对不起，下次不、不敢再来了。”小应这才走了脸色，竟挤出几滴眼泪。拿绳的大汉迟疑了。那青年亲

自上来，一手一个，二话不拖拉起便走。我试图挣开，手象牢牢套进铁环，休想松动半分，只得乖乖随他到了寨寨。我们被关进一间茅屋。那人锁好门，隔着窗户说：“饿三天，你们连长会来赎人。”窗口出现一群娃子，挤挤拥拥笑骂我们。我埋怨小应道：“这下好，苏州没去成，到非洲来了。”门“呀”一声打开，响起清脆的声音：“怎么，偷木的是你俩？”我们一愣，竟是林中遇见的姑娘。她打发走围观的娃子，从内房抱出两只椰子，抓起砍刀要劈，又扔在一旁。她给我们倒了碗开水，默默看着我们喝完，说：“好了，走吧。”我俩愕然。她又说：“你们可以走了。”我俩犹豫着出门，四顾无人，便飞快钻进树林，一气跑到苗圃。姑娘扛着大锯追来，跑得满脸通红，说：“还你们锯！”她将大锯一扔，转身就走。小应急忙喊住她，感激涕零说：“同志，你真好！不象那穿军装的男人，凶狠残忍，简直……没文化！”姑娘陡地睁大眼睛：“不许诬赖我哥！”“你哥？”“我哥才不象你说的，他是咱寨子的民兵队长。你们偷木料，宰了也活该！”小应一吐舌头：“呀呀！对不起，再不敢偷——我发誓，再偷我是……猴子！”姑娘掩嘴笑起来。小应趁机问道：“你们寨子都姓……”“姓符。”“你哥叫什么？”“符天光。”“你呢？”“符文琼——哎呀，不告诉你们，你们坏！”她后悔得直跺脚，满脸绯红。小应连忙分辩说：“我们不坏，我们不是想偷木料，是想……见你。”“见我？”姑娘目光锐利起来。我忙解释说：“你上回给我们带路，我们得感谢你。”她撅起了嘴，唧唧囔囔说：“谢什么，小气鬼！我到县城上学，路过你们连队，讨碗水喝，也得我谢？我才不呢！”小应拍着胸膛说：

“我们客家人，就爱讲个礼义规矩。”姑娘眼睛一亮：“你们是客家人？”“是的，老家粤东。”“兴宁机场你们到过？”我惊奇地盯住她：“那还用说。怎么，你也……”她摇摇头。“那你怎么知道？”她抿嘴神秘一笑，脸上现出迷人的笑靥，回身向麻栎林跑去，留下一串银铃般的声音：“不告诉你们，你们是贼……”

我俩来到黎寨。两位老嫗正在她家对牛弹琴般跟一个细皮嫩肉的汉族姑娘说土话，见我们进来，笑吟吟走了。那老乡二十出头，模样十分端庄，见到我们，开口就想哭。我劝慰说：“有我们在，放心好了。我们回去跟连长商量一下，先到我们那……”她咬住嘴唇直摇头。符天光托着大块野猪肉兴冲冲进来，他仍穿着那身发白的旧军装，满腮胡须长得刺眼。他见到我俩很有些尴尬，露出洁白的牙齿嘿嘿两声，随手抓起芭蕉塞在我们手中：“吃，吃！”他低头对那姑娘说：“韩琳，我明早进城买卤水去。咱请这二位乡亲吃酿豆腐……对了，我还留了两瓶兴宁珍珠红酒呢！”姑娘抽泣起来。符天光忙从内房取出一条崭新的毛巾，文琼接过便蹲下给她揩泪。她抓去掩住了脸。符天光手足无措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你是过不惯嘛……明天全寨人都来帮咱盖房，咱先盖间大瓦房住着，以后条件好了，照你家两厅四房的洋楼格式再盖，好吗？”韩琳哇地哭了，伏在桌面哭得十分伤心。

回到连队，我跟大伙谈了此事。大伙都非常同情韩琳的处境，纷纷捐款要给她作路费。翌日黄昏，我和小应又进了黎寨。满寨男女正忙着为符天光盖房，清地基的、劈柈条的、打泥砖的，一派热气腾腾。符天光与一位不知从哪请来的汉族师傅争得脸红耳赤。那师傅说盖房有一定比例，符天光却执拗地

坚持要把客厅搞得再大些。看见我们，他象来了援兵，把我们拉到师傅面前，竖着拇指说：“这两位是见过世面的大知识分子！来。你们说说，这客厅面积是太小了吧？”我俩完全是外行：只得笑着点头。他得意地拍着师傅的肩膀说：

“你看，是我对吧？反正照我的干，盖坏了不少你一碗酒！”他又对我们说：“先到我家坐着，咱今晚痛痛快快地喝两碗，溜走的是龟孙子！”我们来到他家。韩琳的情绪似乎好了些，正与文琼演算数学题，见到我们忙起身招呼。文琼更为高兴，又劈椰子又削菠萝，寒暄了一会儿，我掏出钱对韩琳说：

“给你凑了些路费……”文琼脸色骤然煞白：“这是干吗？挑拨我哥我嫂……”我们愣住了。韩琳满脸羞红，忙说：“我俩还没结婚……前几年他在兴宁机场当兵，到我们学校‘支左’。我父亲是个华侨商人，造反派封了我的家。十冬腊月，我妈在屋檐下又冻又饿，病倒了。邻居跑来学校叫我，我怕他们骂我是死不悔改的狗崽子，不敢回去。老符知道了，当即命令我回家，他也随后赶来，将我妈背往医院。为这事，他受到连累。造反派拔掉他的帽徽领章，诬蔑他是‘保资军’。部队也将他调离了学校。可他……那么正直，那么不顾一切。每个星期天，他都特意穿着崭新的军装来看望我母亲，风雨无阻……怎么说呢？去年他复员，我突然感到已经离不开他，要跟他来。他硬拦住，说这里太艰苦，我住不惯。这回是我瞒着他来的，到了海口才给他打的电报……我这一走实在对不起他。我想先暂住些时日，再看看吧。”

韩琳还是走了。临走前符天光陪她来向我们道别。符天光换了身新军装，下巴刮个精光，还端端正正戴上新军帽。我这才发现他原来如此年轻英俊。韩琳羞怯地对我说，她对